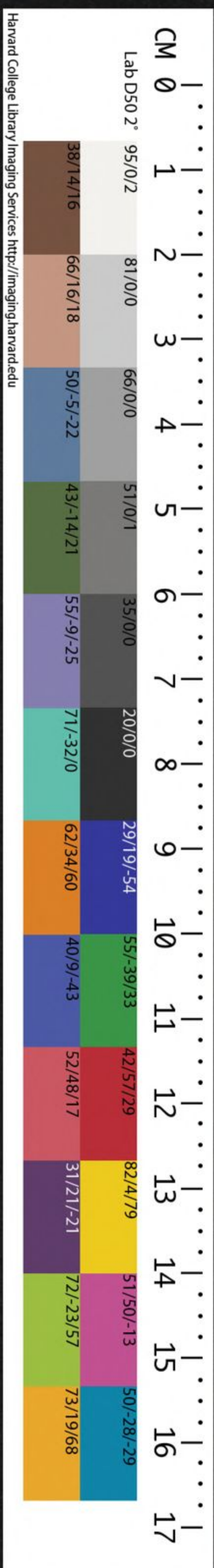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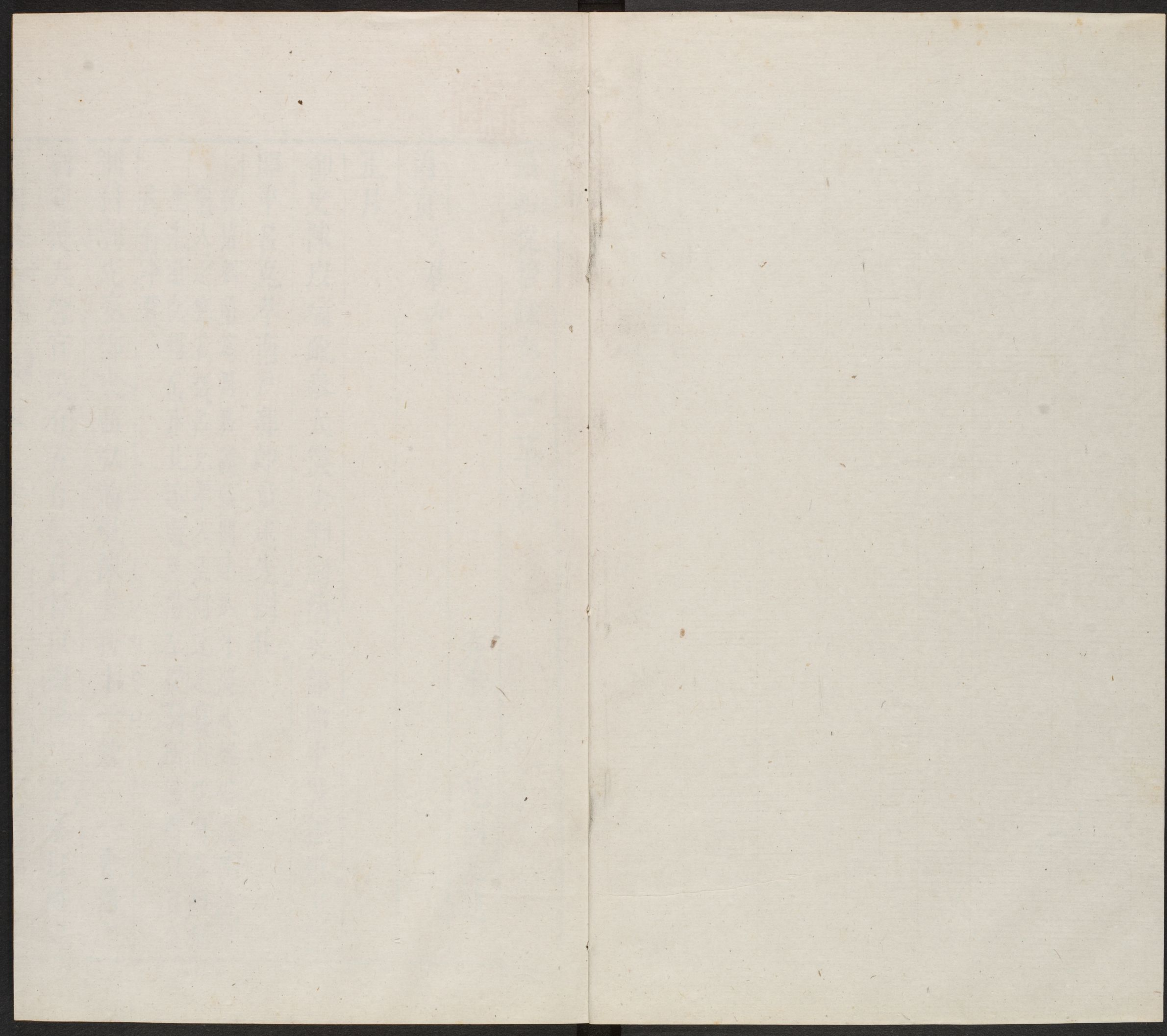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R 5 1940

T2735 /3161







兩朝從信錄卷之二十九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丙寅 天啓六年

秀水

沈國元述

正月

御史陳以瑞疏叅太僕少卿劉蘭、吏部郎中吳維祺、工部郎中呂克孝、南戶部郎童述先、閑住。

疏指劉蘭為周嘉謨、張問、達瓜牙腹心，維祺聚徒講學，黨人之應，若招呂克孝入張問達之幕，而呼朋引類，董述先通交楊左、升北、逐南及楊左緹騎所過，贈以百金為行李費。

刑科劉先春、御史高弘、高敬、陳營務十一款。一會補之制，宜復夫營官設有五百餘員，督以總協二臣，察以巡視。

科道四衙門一體統轄原自並行而不悖者故

大明會典一款內開嘉靖二十八年議准三大把總等官員缺提督文臣會同該營提督巡視科道等官選補俱務在得人會典開載炳若日星嗣後凡遇營有缺員類齊若干名必先移會職等衙門屆期公同會補見今總協二臣掛號虛公事事僉同破畛域而渾協大道首在斯舉爵人與其是亦得人之機也一聽用之課宜勤邇來聽用各官止掛虛名于標下經年不見一面直至年終甄別然後入營較射一味鑽求百端僥倖有因東隅之失而思覆短者有厭循資之鈍而凱躡進者有援壞例之事執爲常例

遇有老弱不堪者卽批令弟男子侄告替內有戶絕丁殘無可替者亦准異姓頂補每月新軍過堂職等與戶兵二部司官面審膂力強壯卽許摘牌替役不必關支以后月糧人情自欣然樂從而無年老不替之軍矣一火器之技宜練竊惟京營官軍十萬有奇弓弩短兵居其四火器軍人居其六蓋爲火器能以寡敵衆以近制遠軍中第一長技也自今宜責成各該將領卽將六萬火器手嚴汰老弱責令該管千把總日逐教演變庭羸而精強轉無用爲有用誠今日營務中之最吃緊也倘該營將領澄汰未盡年終卽以此爲殿最千選把總訓練不精者立行黜革一勇

內朝後備錄 卷二十九
衛之器宜造。查得勇士四衛兩營創自宣德八年設立坐營中軍把總等官軍勇鱗集戰騎雲屯實爲

天子之親兵扈駕之近旅也。其旗幟響器盔甲器械等項爲軍伍中必需之物除內庫收藏外合無照三大營軍事例分別項款立弓弩手若干隊短兵手若干隊火器手若干隊爲造各項器具分給軍勇仍令時加訓練日逐操演以使行伍整齊軍旅收觀可也。至于給錢糧造器械或該工部或該內監伏乞勅下該部酌議之職等衙門不過逐一爲之稽查弗使胃破已耳。一營馬之補宜合。夫三大營巡捕營軍選騎操馬匹每年倒失缺額者各營將領呈報

者種種弊端令人厭鄙而希圖薦剡猶其小耳嗣後宜聽職等衙門四季考查先觀步騎徐試韜畧果其負韓白之奇窺孫吳之秘者不難咨部擢用卽抱一材一藝亦必遇缺會補若猶一無可用所聽何事卽爲除名斷不使儲材一途爲銅臭借階之路一選壯之練宜亟京營軍選通計一十萬餘衆每軍月糧一石壯丁加五而選鋒倍之凡以此等技力過人爲是優異之耳今宜于常操之時行令各該營將官每日調隊比試如式者賞不如式者責并連坐本官不貸候臣等入營調射亦如是法內有老弱者卽當面陸續批汰復于春秋兩季設操後又定期逐名試驗能

勝者照舊充數，不則遞降單糧，或有單糧之中，技力不可
以堪此者，亦不妨遞爲拔補也。一老弱之汰宜善。國家養
一軍，期收一軍之用，營伍若此，豈終聽彼之糜占乎？而職
等有一法焉，請以練之法爲汰之法。按營新設壯丁七千，
各月每食糧一石五斗，爲援遼設也。豈可令其嬉遊與營
軍必立之教師，每日操演，中有技閑力壯，卽以選鋒名缺
補之，是以石五而補兩石之缺，遺下壯丁名缺，卽選各營
精壯尖手補之，是以一石而補石五之缺，其在下弓弩手
亦必定補尖手，而人人自奮，不立簡汰老弱之名，而老弱
自漸退矣。再臣等進營點閱時，復取年貌操冊按隊比查
兵部隨該兵部照數具題選補，視軍之殷實可以滋養馬
匹者，方與法至善也。但

朝廷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各衙門不得而侵越之，亦不得
而專任之。夫軍營軍也，所補之馬營馬也，俱巡視二臣所
統轄者，卽如替補營軍，下糧與驗軍廳，必會同查驗，年終
印馬，問寺與車駕司亦會同查給，何兌馬一節，職等獨不
得與，而司馬近訪得衙役作奸，選補一番，徒爲彼居奇貨，
軍之殷實者未必與，與者未必用，有錢者免，無錢者取，在
三大營猶可，而捕營爲甚，有選之名，無選之實，欲以益軍，
反以損軍，弊何可勝言哉。嗣後合無永著爲令，各營先將

兩韓從何錄 卷二十九
馬匹缺額細數一面呈報兵部一面呈報職等衙門必俟
移會日期公同合驗擇各軍之殷實者面給馬票赴寺候
領庶軍無指索之苦亦無使費之煩矣 一捕官之任宜
重夫捕營把總于各軍馬領袖一方爲保障也捕總得其
人則巡軍勤而地方以寧非其人則巡軍怠而地方難靖
此勢所必然者嗣後如遇捕總員缺該部必于京營中軍
遴其精強廉幹技藝優者而後推補又如各把總賢能有
功者仍各照信地之逸勞以定陞轉之遲速功令信賞罰
必如是則各總咸知所惕厲而奉行謹衆軍各知所警懼
而偵緝勤盜賊有不消而地方有不安靖者職等未之信

也 一捕總之居宜定夫捕總一十八員多係在京衛官
推補各守祖居安土難遷故有信地在城外而住居反在
城內信地在城內而住居反在城外無論夜間點查巡役
往來不便倘狐鼠竊發一時豈能就知誠有大不便者矣
嗣後合無責令中把總各照該巡地方居住不許自置便
安致有踈虞仍令兩班把總協同緝巡無致如秦越之相
視功同賞罪同罰第以班次之上下稍爲分別耳違者容
職等衙門叅革 一隘口之防宜密巡軍一萬一千有奇
分爲上下兩班每班派撥五千餘名巡夜不爲不衆矣然
夜巡愈繁而盜賊愈滋者何蓋由各軍俱各撥于街巷零

星防守而盜賊出入要路反闖若其無人故耳職等以爲莫若將步巡分于各街衢巷內偵探而騎馬遊巡專撥扼隘處所巡緝令其鳴哨爲號如遇巷內哨聲一起馬軍輪撥巷口者謹守弗離又不令此輩畫地以偷安也必使往來不絕有警彼此互相應援一夕之中馬步二軍又各分爲上下半夜輪流哨探如是則責有專屬一夜禁之令宜一都城五方襟處傾蓋之間驟難別議合無勅下該部列款禁約張掛通衢凡軍民諸色人等一更之後不許行走至鍾鳴漏盡方許出入街衢其酒坊水戶併一應鋪家沿街貨賣者起更時候卽盡行禁絕倘有不遵約示仍前違禁者許令各該把總巡軍鎖拿解署重懲枷示庶人知畏法地方有寧是亦清盜之一端也統候

聖裁

刑科潘士聞直糾不簡之臣奉

聖旨曹欽程不簡敗群着削籍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其領過陵工神木廠二項銀兩務要銷筭用過若干見存若干交割明白方許回籍該衙門知道

上傳與吏部都察院犯官王之寀周宗建張慎言熊明遇方大任等及已故陶朗先楊漣左光斗顧大章等家屬奉旨行彼處撫按提問追贓如何久不回報顯屬違玩還着

移文各省直勒限速解以助大工

兵部接出

聖諭朕以渺躬纘承

祖宗大統夙夜兢兢志期保有疆土而遼陽淪陷未見恢復柳河之挫益用痛心朕是以更置經臣以及鎮臣政期一番振刷立奏膚功也迺今逆奴且有將至右屯之報其于山海勢已逼迫一重門限能無凜然是維爾經臣督臣鎮臣之責爾等受命方新籌畫必預其務殫心料理畫地分守應守則守應戰則戰毋得輕率躁進毋得觀望不前及茲卜蠶之情不過爲搶奪右屯糧草之計而籍茲爲餌

政逆奴天亡之日也向所患者文武不和今其一德一心毋相推讓向所患者望風而逃今其申嚴法令逃者盡斬其樞貳亦屬特簡在內如何策應糧草器械作何區處不得怠緩事機膚功旣奏凡在事文武大小將士封爵朕所不靳如再仍前泄泄至有僨事祖宗憲典凜如朕決不爲姑息該部馬上差人傳示經督鎮臣欽哉故諭

上傳與兵部邊情緊急昌平薊鎮各路口一應道將各要嚴加防禦不得疎虞其昌平缺總兵速推謀勇堪任的幾員來看以憑簡用

經畧高第榆關修守宜嚴疏曰據前山右關內二道袁崇煥等呈蒙臣案驗仰道會同各道作速查議天啓六年春秋兩防關門及關外工程某處極衝今應亟修某處次衝可以稍緩逐一議按呈詳以憑覆酌具題等因蒙此該職等爲照逆奴未滅窺伺日殷關門防禦之着總在修守及查關城南至海口十五里北至角山五里邊城單薄議建空心敵臺四座圍牆各一道住城西南面坍塌敵臺一座關城外南北二十里應築護城揮馬牆一道內置火砲向東平打以拒虜不得近城南水關北水關各添吟月牆一道一片石極冲之口先年止修南半壁舊牆朽爛十數丈

應急修築又角山以北應修補邊牆約三百餘丈前此鎮西城尚未修完今應補修錦州係寧遠藩籬城垣頽壞皆應修築以資保障又關外歡喜嶺八里舖原議創修大牆一道以禦虜騎馳驅前年業築臺數座猶有議其當修者工程浩大修工班軍合無仍照舊歲例薊遼各分其半庶兩不相妨而邊工有裨緣由到縣據此案查先爲東巡已竣聞見頗真等事准兵部咨談本部題覆順天巡撫申用懋修議內一款大畧謂薊鎮邊垣連年坍塌班兵約量歸薊齊力興修其歡喜嶺八里舖建城拓地之議仍聽經臣從長區畫等因復奉欽依備咨到臣又推督臣咨前事內

開薊昌二鎮例設修工班營自天啓六年春防以後盡留
兩鎮等因俱經脩行各道會議去後今據前因該臣等看
得薊昌二鎮內護 陵京而榆關爲 神京門戶前屯錦
州當奴虜之要冲其工程並重不可分緩急揆今日之時
勢則關遼似尤急也臣自蒞任以來巡城南北邊牆及羅
城外歡喜嶺八里鋪一片石等處除歡喜原未修築八里
鋪工程浩大且免議外如修補城西南敵臺城外建空心
臺四座又二十里長護城欄馬牆一道一片石極冲之口
修築北半壁城牆十數丈又修補角山以北坍塌邊牆三
百餘丈皆所以壯關門而固根本也至於前屯城修完三

面而西南未修則防禦何恃錦州城軍民叢聚而頽壞難
守則保障何依又皆不容緩之工程將班軍盡撤修薊昌
二鎮而置關門爲緩固是重堂奧而棄門庭豈防禦之長
策哉合無如該道所議仍照舊歲例半留修昌薊半發修
關遼斯工程兩不相妨乃持平之論也伏乞

皇上垂念榆關安危所係匪小勅下兵部再加酌議如果
臣言不謬將天啓六年春秋兩防十二營班軍薊遼各分
其半庶內外兼修而金湯俱壯矣

兵部 月二十六日寅時據寧前兵備袁崇煥差撥
見楊景松口報二十三日大營達子俱到寧遠扎營一百

打灰奴孫
谷兎并牛
鹿五十餘

至二十四日寅時攻打西南城角用火砲打灰無數賊復
攻南推板車遮蓋用釜鑿城數處被袁崇煥網柴澆油并
攙火導用鐵繩繫下燒走至二更時候方纔打退又選健
丁五十名從城上繫下用棉花火藥等物將達賊戰車盡
行燒毀今奴賊見在西南上離城五里龍宮寺一帶扎營
約有五百餘騎其龍宮寺收貯糧好米俱運至覺華島遺
下爛米俱行燒燬訖近島海岸冰俱鑿開達賊不能過海
袁崇煥於賊退後差景松與馬有功從城上繫下前來報
信等情到職看得奴兵五萬餘圍寧遠城自寅至亥攻打
一日頂車鑿城勢甚兇狠該道督率官兵堅志固守多方

人可謂快

應變打灰賊夷數多并焚其戰車而賊風稍挫然尚扎營
設計復置狂逞狡謀叵測除一面申飭道鎮將領等官萬
分加謹隄備務保萬全

表崇煥當奴賊未至之時椎牛殺馬引佩刀自割其肉
烹之以饗將士

吏戶兵三部接出

聖諭朕覽塘報賊攻寧遠甚急當被城中道將諸臣協心
設法砲打火攻賊營少退危而得安且速焚寺糧米不為
賊擄之資遍鑿近岸堅冰潛消過海之患袁崇煥血書示
衆將士協心籌運師中調度有法滿桂等捍禦孤城矢心
奮勇雖未盡殲逆奴然已首挫兇鋒似此忠勞朕心嘉悅

今特賜獎諭，仍着該部從優陞叙，照舊供職。戶兵兩部發銀十萬，爲犒賞之資，用鼓戰氣，以勵軍心。其經督鎮道諸官，還要大家倍加細心料理，相機接應，以爲寧遠聲援。以固山海保障，務在萬全。期奏膚功，不可以小勝自滿。仍銳意滅奴，全復疆土，庶仰雪三朝之耻，慰朕宵旰之懷。兵部馬上差人前去，銀隨後解到，欽哉。故諭。

二月

經略高第塘報虜情奉

聖旨，屢報捷音，朕心嘉悅。袁崇煥已升僉都御史，滿桂、趙率教升實授總兵，加都督同知，左輔等着查明優叙。所發犒賞銀十萬兩，聽經臣分給寧遠前屯四處軍士。督臣出關，援兵槩集，當相機調度。逐虜過河，各路口尤宜嚴加防禦。毋至疎虞。兵部知道。

順天府府尹沈演謹陳制禦十款：一城垣有無完固，壕塹有無深廣，樓櫓有無脩輯，皆應作速區處。一器械原有件數，果否堪用，敝壞者整頓，未備者脩造。一墩臺以備守望。

此十款明

白簡易不

論關外關

內近虜遠

虜行之即

効垂之可

久

舖舍以傳警報。豈得任其頽敗。墩軍舖夫。或加添。或更換。相應各給器械。以備巡警。一各口子道路。或虜可冲入之地。則宜抵塞。法當督民開塞。深溝陡塹。以陷虜馬。或虜騎必繇之地。則宜堵截。法當造暗坑。埋地雷。以扼虜冲。隨地相機。務期費省而有實用。一各市集居民。何處爲虜騎稍遠之地。人烟湊集。原有墩堡。應脩築完固。以資捍圍。其脩築捍圍。擇居民中有力有才。有行義爲衆所信服者。倡率鼓舞。官爲調度。鉗束無致擾民。何處爲虜馬必繇之地。零星數家。氣力單弱者。應收歛入城。以資防守。作何安插。俱要曉以利害。聽從民便。與高年知事者熟籌其宜。務使民

心樂從。無一切強民。徒滋煩擾。亦無得因循怠忽。臨事章皇使民無措。一原額軍兵若干。見在若干。快壯若干。子弟兵若干。即今有無足用。何人武藝高強。可備戰鬥。何人年力精壯。可備城守。何人機巧便捷。可用偵探。務要試驗真的。花名冊報。一各衛所官員。何人弓馬熟嫻。可備統領。佐貳以下。何人調度有方。可資贊畫。鄉紳中何人諳習兵機。可諮韜略。至士子之有志當世者。父老之歷練有識者。子弟之驍勇警敏者。俱要不時延見。訪以機宜。務要上下同力。官民一意。如指臂之相使。如呼吸之相應。爲百姓保護身家。即爲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九
朝廷保護

封疆但無得偏聽一人。輕有舉動。不合衆心。一民間丁壯。論令習射。除督率獎賞外。果有弓馬熟嫻者。彙爲一冊。如登名冊中。小過應答。及無名差徭。量與蠲免。偶有訟事到官。免其刑責。從輕發落。以示鼓舞。如有教師打手等項。皆查造入冊。量加獎賞。既收瓜牙之用。亦消肘腋之虞。一鄉村戶多人衆。不願搬移入城。自願立柵築垣。團練守禦者。聽。但宜申報。合于衙門掌印官親爲經理。務期地形得利。守禦堅完。無疎薄苟且。反以資寇。一申嚴保甲以稽查奸細。爲第一義。面生可疑。踪跡詭秘。即行根究。一家不舉。十

家連坐。如常法。但要着實。舉行無疎。無擾。以上十款。已經通行二十七州縣。訖。伏念諸臣之建白者在言。一蒙皇上嘉納。即爲石畫。臣所欵列者在行。倘州縣奉行不力。即屬具文。伏乞

明旨嚴加

申飭。責以必行。如或玩忽不舉。罪有所歸。庶

重地寸寸設防。

京師安于太山。抑臣猶有二議。古稱有治人。無治法。以法而強授之人。不如擇人而聽其自任。如十事行有實効。即係異等。乞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九
勅撫按二臣非時特舉一二備邊才之用。如泄泄從事亦聽非時糾劾。其或子惠堪以宜民敦固難與談兵不妨量才更調務使近畿州縣皆強敏有力機警應變之才則告誡不煩而長城有賴矣。至于進貢夷人臣昔備員主客稍悉端委每起常補二貢每貢近百人大約在館常二百餘人此輩衣服言語與東夷無別奸細混入何繇辨識此時三衛順逆情形尚未可知而令輦轂之下潛藏異類能無隱憂况今之貢夷原非舊制已失

成祖本意當時入貢皆都督酋長正身迺置邸中蓋有古質子遺意今之來貢皆積年猾夷窺覘虛實騷擾驛遞無所不至合無明勅督撫每起量送一二人進

京以存舊制其餘俱在邊領賞賞物照原開人數一無所減令序班一員押赴邊關領發寔有四便一免狡夷密伺虛實之釁一無奸細頂名潛入之虞一省近京州縣開發供應騷擾縱恣之害一省光祿寺在

京宴犒供應各項之費伏乞皇上下部一併施行奉

聖旨條陳十款皆綢繆至訖近畿州縣務在必行不得以虛文塞責其進貢夷人除已往不論外以後着督撫官每起量送一二人進京餘俱在邊領賞賞物照原開人數全給仍要作速打發毋令久住京師該部酌議一併具覆兵科抄叅看得三輔爲京師重地未事而張皇即事至之暇豫也京兆所籌十款似無遺着然非

廟堂功令嚴赫而槩求守令設誠致行恐不可得法在限之以程期督之以申報先之以委查繼之以巡閱如凡堅築深浚設險伏機積穀教射器械砲石等項要必近地撫按加意神京不時舉劾以此爲課吏第一義而後十款

可舉行也顧奴酋計必因糧則清野尤爲長策中國計必嬰守則火攻尤爲長城而火藥之料硝易磺難須令各州縣酌處錢糧解京特差部司催買置造分發庶物物皆桑土而處處有綢繆矣昔王壁順昌以孤城力挽大兵矧以三輔應援犄角而乏萬全之策乎至于進貢夷人寬收之必且滋奸嚴拒之亦或生心則聖旨所謂全給速發者不可不尋繹而籌處之也抄出斷之

誠諸臣凡條奏軍國緊要事情務明切簡要有曾經人道過者不得勦襲瀆陳從科臣段國璋奏也

授永和王妃父趙克念南城兵馬副指揮。
命員外孫元化製西洋砲以資防禦。

削御史石三畏藉以其條議輕率薦舉欠當故也。
逮歐陽暉下劉鐸刑部獄。

時鐸供扇詩爲歐陽暉所作鐸
特寫贈本福故命逮之質對

賜寧德長公主駙馬劉有福冠服。

兵部條陳六事一廣諮訪以儲將材一搜猛士以備冲殺
二防逃兵以振士氣一懸賞格以致首功一嚴市買以克
撫賞。

經略高第飛報奴兵過河奉

聖慮深遠

聖旨據報奴酋盡數回巢深慰朕懷還着嚴加偵探亟脩
戰守實事以備將來不得以賊退怠緩該部知道。

鹵簿大駕工完奉

聖旨魏忠賢加恩三等賞銀五十兩紵絲三表裡廕弟侄
一人與做都督僉事仍賜勅獎勵劉忠加恩二等賞銀三
十兩紵絲二表裡廕弟侄一人與做錦衣衛正千戶該部
知道。

香會

錦衣

南道徐復陽疏叅曾汝召魏士前郝土膏等奉

聖旨曾汝召阿附邪黨羽翼移宮希圖定策魏士前倚恃
熊廷弼周嘉謨恣肆貪婪驟躋臬憲郝土膏作令不仁麾

親無父典試策文訕上無君并前降處的方逢年章允儒顧錫疇丁乾學熊奮渭李繼貞都着削了藉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其董承業文氣稍平姑照前旨郝土膏賍私狼藉仍行該撫按提問照數追賍以助大工仍據賍從重擬罪該部知道

即此一疏亦已甚矣未幾又上言六事一曰黨根宜拔請移祀忠祠于城外隙地以泯書院舊迹海內講院誰敢不毀一濫贈宜奪勉應鰲陳大綬為邪臣王允成所疏請宜從削奪一勘案宜結凡言官所糾與嚴譴所及宜作速歸結一持局宜堅言諸奸日謀捲土非力為控持必有乘而伺吾隙者一鑄錢一交代此六事中勸結持局二議流禍最大

戊張慎言逮周宗建繆昌期

削總兵楊麒藉為民以應援不前致有覺華島之失也

勅獎魏忠賢復廢第侄一人都督僉事賞銀三十兩紵絲

二表裡羊酒新鈔有差

時崔呈秀阿逆璫有觸事懷忠一疏頌忠賢蠲年例免夙逋緝獲有功鼎建多績故有此命

刑部尚書徐兆魁會同法司周應秋徐大化 啓光吳中

偉劉廷宣問成惠世揚獄詞大約與鎮撫司招詞相符遂

坐以上刑奏入逆璫從中持之竟如議

惠公身受慘刑知不自免惟求速死乃天佑忠義之人卒脫之于難幸矣哉

織造太監李實以欺君箴旨奏誣諸臣奉

聖旨周起元背違明旨擅減原題袍段數目又指勒袍價

或言逆黨捏疏而以賢名上之

以致連年誤運，且托名道學，引類呼朋，各立門戶，一時逢迎附和，有周宗建、繆昌期、周順昌、高攀龍、李應昇、黃尊素，盡是東林邪黨，與起元臭味親密，干請說事，大肆貪婪，吳民恨深切齒。除周宗建、繆昌期已經逮解外，其周起元等五人，都省錦衣衛差的當官旂，扭解來京究問。李實仍安心供職，該部知道。

鎮撫司奏報緝獲奸細奉

聖旨：奸細武長春，係叛賊李永芳之婿，向來出入京師，窺探消息，謀爲不軌，又糾結李應誠、李柱、周應元、李棟、薛奎等，鎖營守備，意欲握兵內應。近者奴賊入犯，彼實致之。幸

上賴

宗祖之神靈，下藉厥臣之忠智，獲此元兇，并擒奸黨，已經鎮撫司究問情真，着送刑部依律從重擬罪。魏忠賢赤心爲國，殫力籌邊，前此屢著奇勲，今又潛消大釁，不煩亡矢遺鏃之費，可比斬將搴旂之功，勞在封疆，賞宜超格。着查照寧侯晉伯事例，速議具奏，以彰朕酌眷元臣至意。其原辨官旂，并與優叙。該部知道。

應天巡撫毛一鷺，按臣徐吉，奉吏部咨文，將曹欽程、叅周宗建事款，逐一研勘，竟無實勉，坐修造書院俸薪公費等項千金，猶未稱

嚴旨致蒙有提家屬追比之諭清苦之宦念不能堪矣

先是曹欽程令吳江正值至清廉之郡守沈萃禎表率其上而虎狼之性多所顧忌而不能發舒已隱隱嚙恨矣乃醜穢日著沈守曰是安可一日令居民上表入告賢撫周應元使之善去以全此子遺維時吳江吳煥兩侍史與郡中周順昌銓司同卿吳默及諸君子誼親松栢氣洽芝蘭實與守公善而於情多造間諮訪欽程于是疑凡所醜狀皆邑中公發其私不知兩公素以雅厚自持夫豈不明于不非之義而為此哓哓夫亦口碑巷議實不能掩其甘心投逆乘機報洩使沈吳二公有謫貶之處周公逮追之苦而竟以此覆其家殞其生寧不悲哉正所謂蛇蝎之毒與人同盡而無悔其斯人之謂矣

三月

朶顏等衛夷人妙朶兒進貢

朝鮮陪臣全堤等慶賀禮畢辭歸

經畧高第以病辭免從之

上諭吏部當奴酋猖獗之日有叛賊內應之奸非但封疆

勝負攸關亦宗社安危所係魏忠賢預發不軌之深謀大

挫積年之強虜捷音雖報于邊塞勝筭實出于廟堂寧晉

先後齊芳世爵襲封允當特封忠賢侄太子太保左都督

魏良卿為肅寧伯世襲官銜照舊歲加祿米一千一百石

其遺下世襲錦衣衛都指揮使另行承補錫之鍊券與國

官保

伯

鍊券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九
同休誓以河山永世無斃。藉此彝典，作勸忠良。該部知道。以袁崇煥爲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山海等處地方，提督軍務。

裁倉差

中后所災

二月二十六日中后所失火，燒燬倉糧、火藥器械，命嚴寯失事人員。

兵部接出

聖諭：朕自卽位以來，屢念遼事，夙夜靡寧。若發帑助餉，頒器佐軍者，屢矣。迄今數年之久，未雪三朝之憤。頃又渡河告警，寧遠被困，賴一時文武合謀，孤城得守。然醜類未盡。

殲除，則釁孽猶恐時發也。朕雖深居九重，無日不懷此遠慮。又念文武將士，星居露處，環甲枕鞍，憫我征人，不啻痍瘵之切已。茲特發御前帑銀四萬兩，各項青紅蟒衣、僚襪等段紵二百疋，并神廟昭妃等妃、朕后宮皇貴等妃、皇子及諸王公主、司禮監等衙門各局、司庫掌印、軋清宮御前管事提督牌子各執事太監等官，共銀十六萬兩。又檢得軍前滅虜應用神器等件、錢糧頭號發煩三位、二號發煩九位、安邊號神砲二百位、虎蹲神砲二百位、頭號佛朗機一百位、二號佛朗機一百位、鉄湧珠砲一百位、鉄連珠砲一百位、鉄三眼銃一千，各隨用什物全。火藥二萬斤，大小

內朝初信金 卷二十九
鉛子十萬斤、弓二萬張、箭六十萬枝、刀二萬把、特着司禮監秉筆太監提督忠勇營鎮守山海等處兼掌御馬監印務、劉應坤與同軋清宮管事提督忠勇營山海等處左右鎮守御馬監太監陶文紀用、軋清宮打卯牌子忠勇營中軍御馬監太監孫茂枝、武俊、王蒞朝俱隨赴山海關撫鎮道臣處、限同查收、相機軍前公用、其銀兩就着劉應坤移會撫鎮道臣分別等第、唱名給散、必要上下各濡實惠、勿致遺漏、冒濫、其差去員役、已自備盤費、餵糧、不許騷擾、馳遞而經過地方、亦該加意防護、務保萬全、於乎賜出尚友表、朕每飯不忘之意思、恩沾邊塞、詎無捐軀啣報之心、知爾

三軍勇氣百倍、倘犁庭掃穴、得蚤紆東顧之憂、將礪山帶河、自不靳酌勲之典、欽哉、故諭、

給肅寧伯魏良卿四代誥命、

賜魏良卿養贍地土七百頃、

命內監劉應坤、陶文紀用等駐札山海、清查糧餉器械兵馬之數、凡軍中戰守事務、與聲息緩急進止機宜、俱得與議、據實密封馳奏、不得參商、

以獲王用行、廕魏忠賢弟侄一人、都督同知、

大學士顧秉謙等上公務疏、內叅論閣對禁近之人、奉聖旨、是三朝要典、乃傳信萬世、垂訓將來、鄭崇光受賄狼

人之心術
可以反照
而得之者
此疏是也
故錄之以
志禱机之
惡

藉見在追贓，周大成鄙陋不堪，久依門戶，豈得閱對大典，俱着冠帶閑住。其汪汝祥、汪澍，皆惡党，汪文言宗族，心術險邪，熒惑國是，招權納賄，淆亂紀綱，俱不得久踞密勿要地，都着削了藉，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工部侍郎崔呈秀直陳要典之原日，史臣編輯

三朝要典，起于乙卯，止于辛酉，七年之中，起三大案，蓋諸姦媒釁孽于骨肉，構夙影於宮闈，訕妄淋漓于筆端，播煽招邀其徒党，賴

皇上神明洞燭其隱，徐觀其敗，

勅法成書，以揚

祖德而肅臣紀甚盛，臣敢本末言之。初年奏

請建儲正也，已而呂坤遂剗閏範圍說，陽頌皇貴妃而

陰居護持之功，飛誣流譁，遂生猜忖，因萌微倖，嗣是捏造

憂危竝議會逢

上怒巧卸之人，而給事戴士衡、御史樊王衡，戍遣矣。大學

士張位，且削籍矣，而浸淫邪說，羶慕竒勲，暫快驅除，遠基

封拜，則又刻續憂危竝議一書，布散朝堂，詭稱朱東吉

撰，若謂東宮之吉語也，皆姦書也。

聖祖震怒，大索爰有姦書之獄，使非

天縱慈孝，讒夫乘而間之，何慮不爲江克蘇文也耶。至于

三王並封

聖祖欲遲中宮毓嫡以隆大本輔臣將順

帝美急定長以絕旁囂

主聖臣忠父慈子孝萬古無兩而前年鄒德泳抗章追論以揚三案之波而助其談藩封之國自是恒典久安藩邸之福王府第成而之國甚尋常事禮臣孫慎行等妄居格心之功衆譽掀天之業附會文致厚誣其主有立少之心而已居元功以希爵祿欺天罔人孰甚此者乎

神祖臨御四十八年慈孝如一日也羣臣抹殺不得卽矢憂盛危明

之謨不當有疑謗居功之寔至持挺之顛夫一介掃除之隸縛而聞之

上屬之吏矣發

顧命而御藥登

大寶而移宮莫非經正之事幻作非常之功慎行訑訑自得至倡議討賊駭俗驚愚猶立國居功之故智也就事論事雖分三案籍口國本實同一源味元臣定長之苦心

詐爲立少之譏循分封之國之故事謬託翼儲之功馴至般移挺藥矯作疑端庶幾燭影斧聲訛爲謗案弒逆大獄未遂湧幢小品先刊此東林所繇起于詭遇盛于標榜至

于晚乃决裂而干

天誅耳王之案貪暴不容于物論因提牢而造獄自詫奇貨可居陸大受以戶部郎擬定福府長史而出疏規避翻稱衛護國本皆讒姦所繇倡而張問達壽張變幻不可方物初爲少司寇徇之案以長其姦既當察典諉之拾遺以謝輿論身躋院部又畏其克鋒察權勢所在一歲九遷以曲致諂阿真姦貪之雄亂法之首今史臣編輯宜檢問達支吾反覆游幻之章疏察究超遷之月日遵旨加以斷案乃奪姦魄而杜讒口更祈

勅下摠裁各官務覈章奏月日毋以傳聞增入反開辯端毋以己意減刪自卽欺妄必詳必慎如臣所舉數端誣帝德而竊虛名者列其槩于要典簡端以清其源用嚴人臣無將之戒至

明旨宣付史館及連熊廷弼事蓋惟

勅法而竣新政光明今史臣欲增此案則徘徊于議論之牽纏欲罷此案又凜畏夫

明旨之三及似宜昭示以便遵行者也臣無任屏營激切之至

御史李九官請久任關畿督撫鎮道諸臣

禮部侍郎楊景辰教習庶吉士

擇則后任
無不可久

命定肅寧伯第宅朝房

以楊國棟、梁柱朝、渠家禎、王繼省、何汝賓、克摠兵官、鎮守登萊、陝西、大同、保定、廣東等處。

時閣中吏兵二部俱以危疆不宜輕遣中使，縷述其不便者有四，不允。

大約言軍機應在呼吸，六人者奉

詔密奏，則動關進止，反有漏洩參差之虞，一也。將吏樹功立名之心，每不勝憂讒畏譏之心，牽制既多，展布必少，且有十羊九牧之虞，二也。況二鎮守、三中軍、凡事關錢糧軍務，一應文冊，必致增設檄書旁午，郡邑交馳，日益不給，三也。六人并駐關門，必增衙宇，一應人役漸多，即中官雖賢，而此輩蟻聚，豈能以無事為福者，地方騷騷，四也。况一時創立，後將因仍，正恐后人未必如前人，則無窮之患，實自今日始耳。

上諭兵部，據報奴酋打造舟車，意旨再逞，即當水陸固防。前奏有覺華島水兵船隻，作速調補修造之旨，及寧遠急需等物，解發者不時回奏，都不見題復。奴酋我緩，防禦調何，今着內外文武諸臣，急修戰守實事，凡繕城製器，積草運糧，補兵派守，時刻戒嚴，常如臨陣對敵，務策萬全，并經畧速議，應否仍設，以便責成。

中使出鎮，閣部爭之不得，于是科臣薛國光、楊所修、王鳴玉、林宗載、周洪謨、彭汝楠、張唯一、陸文獻、段國璋、黃承昊、楊文岳、虞廷陞等，御史牟志夔、劉述祖、高弘旨、李九官、王業浩、王心一、張文熙、許其孝、梁夢環、李蕃、李懋芳、劉徽帥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九
衆莊謙陳世竣袁鯨王珙蘆承欽曾應瑞倪文煥王時英
鮑承謨陳朝輔李燦然等相繼合辭言其徒增紛擾無益
疆場亦弗省

御史李懋芳劾罷丁詩教

疏畧曰臣昨疏論丁詩教趙興邦固向所號爲四凶極
貪極惡而人人痛心切齒者也興邦與詩教附和爲同

臣論詩教緣

皇上有所參不當所舉不當之

肯就中畧爲點綴今興邦乃爲詩教演明其說而云祝
耀祖物議尚騰可無薦魏應嘉不可不參夫興邦亦知
耀祖不當薦好惡几希之良似未及泯若魏應嘉以私
怨報伏

皇上固云所參不當而興邦獨謂其當參謂不與詩教
附和爲同耶興邦自以參李玄等爲澄清世道而求附
于正人以妄希
皇上之留用夫論人當合觀其始終本末故孔子曰聽

極公正極
快暢之論

其言而觀其行若以參論東林便爲正人假令其
兇。參論東林亦遂岸然自負正人而堯舜肯使舉夔稷
契比肩共
事耶

南京河南道御史何早參區大倫魏說削奪

升畢自肅爲參政代表袁崇煥管寧前道事

以王之臣經畧遼東等處之臣上言經撫不宜並設奉

聖旨奴報緊急當處處設防袁崇煥在關外鄉在關內互

爲聲援呼吸相應乃克制勝萬全舉朝公議停妥方行會

推豈是贅員業已奉旨宜卽星馳赴任殫力籌邊不得疑

慮推托今改經畧爲督師出鎮總理遼東薊鎮天津登萊

等處軍務新銜以示鼓舞責成至意聞鳴泰速與交代不

必套辭。

封西洋砲爲安國全軍平遼靖虜大將軍遣官致祭。

刑科黃承昊上言邊才最難儲之宜預謂南兵科袁玉佩忠勇謀畧不減伊姪崇煥應調之于北以備緩急邊差獨苦處之宜優謂雲貴按差近從優處而奴氛更惡則巡關一差已兼按遼之役存亡呼吸蓋與撫鎮諸臣共之卽徃日按遼失事者至與經撫同罪而安可不與雲貴同議優處哉時論避之。

時科臣黃承昊欲散遣遼人出關撫臣袁崇煥欲籍遼人以復遼兵部議曰此不無可商者彼旣托足內地幸免蹂躪一旦驅之出關能無生心應行各撫按各州縣有司通

查境內遼民若干其老弱者留之中有壯兵堪籍爲兵者量捐俸薪給與衣糧并給批文赴寧遠撫院撥隸某將某營食糧操演或另立一營擇一能將領之其有家屬相隨者設法安插資其屯牧此于散遣之時卽爲團聚之日久而南兵可汰回邊兵可陸續放歸所省安家行糧之費亦不少也前朝鮮刷還遼民之請臣部覆令毛帥收之以成牽制之一旅今恐蟻聚鳥散無俾軍聲合無檄令彼中簡其強壯咨赴寧遠一體安置以備耕練使營壘日增荒蕪日闢以遼人守遼土科臣與撫臣之計不待再計者至于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九
抽調強兵用防肘腋簡畀大臣統之以壯虎豹在山之勢
尤南科臣綢繆根本深慮曷之亦在今日矣伏候
命下臣部遵奉施行

刑科陸文獻疏曰自東西猖獗已來遼事三方犄角費金
錢六七百萬而黔事三省會師亦歲費二百餘萬然師徒
有益剪滅無期額賦日增軍需日缺臣子切同讐之憤而
主上厯宵旰之憂疆吏幾於不可爲而計臣苦於不能支
矣所幸

祖宗之靈

皇上之福奴酋大舉入犯意在長驅而寧遠戰勝報捷京
師奸宄就擒奢寅又爲左右所殺焚其屍首此正天亡醜
虜之時而士民息肩之漸也不於此時蕩平一寇將來作
何底止職憂心如焚思所以佐前籌襄後効而有可早告
成事者莫如黔惟

皇上垂聽焉語曰兵貴神速不尚拙遲言師之不可老也
又曰兔起鶻落犬縱則又言機之不可失也閱督臣朱燮
元兩事備說亦旣虜在目中而兵行掌上矣乃其籌黔之
疏謂戰固難言撫亦宜緩且求裁奪以付撫臣嗟嗟督臣
勞苦功高所稱蹇蹇匪躬者也豈肯蹈後時之戒而貽
君父之憂哉無亦以無米難炊而空拳難搏始爲此無可

數者皆定
黔之急務

柰何之言也。雖然用師惟恐不持，重用謀惟恐不神，速於此，蓋有機宜焉。則軍氣不可不作也，順逆不可不分也，用夷不可不早也，文告不可不先也，使臣不可不重也，奉聖旨，結黔局以併力遼東，誠是確論。但朝廷惟威信可以服遠，安酋屢次求撫，乃殺其求撫之人，以致疑畏不決。今當曉諭各頭目，許其輸誠，勉以忠義，有能縛獻崇明邦彥者，卽以二逆土地官爵優之餘，黨悉從寬政，庶黔事便可結局。至于薦越其杰而叅魯欽，皆屬未當，還着酌議行。兵部知道。

刑部左侍郎沈演陳南北制馭方畧曰：西南之局本非難

西事

結，乃歲糜餉二百餘萬，兵連禍構，帥夷師燔罪人之得，茫無畔岸，往時當事諸臣自爲其難者，以致撫不成，剿不成，剿恩威兩無所據也。近者督臣駕馭得宜，逆寅授首，科臣陸文獻一疏最中窾會。

明旨採納樞部據爲成議。

皇上天覆海涵之仁，已昭布遐裔，自當頻首受戎索，而人情或謂征不克，乃議撫，疑于紀綱不振，則臣請以已事爲質，治西南夷之法，惟在安之，不在勝之，自是千古定局，其事則舜禹之舞干苗格，其在。

本朝則王守仁之定思田，而究極利害，盡訕疑議，莫悉于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一
王守仁二疏十患十善二幸四毀印之今事較若合符。順
逆之數。以往籌今。更自不侔。蘇受首倡逆旅。據郡要挾。安
位十歲孤兒。豈能作逆。受制邦彥。情事瞭然。征播之役。疆
臣輿疾討賊。頗効忠順。況以
國制則安位爲

累朝封殖之長。以旆拒。則邦彥爲一時崛起之梟。特以
天兵壓境。未敢顯然與位爲異。究竟彥與位。豈能兩雄如
科臣之言。招目以討彥。誅彥而赦位。非止伸

天朝之威信。亦以除安氏之蠱賊也。兵機雖貴密。至於宣
布

情形實是
如此

皇仁。分別逆順。宜顯不宜隱。宜鄭重不宜輕。忽楊一清謂
遣京官賫勅宣諭。勝於數萬甲兵。良非虛語。

肅皇一遣黃綰撫勘。而大同遂定。乃其左券。恩威旣洽之
後。如尚不悛。執而戮之。一獄吏事。何患紀綱不振乎。遼東
神京左臂。控制諸夷。奴酋挾數黠胡。原非英傑。邊臣失計。
祖宗疆土。拱手輸之。其當恢復。斷在不疑。然帝王之兵。以
全取勝。必量度彼已。先定本計。立于不敗。而後可徐圖恢
復。

策事

皇上毅然立斷。簡任督撫。最號得人。寧遠堅守。挫賊本計
已定。假以便宜。隆以不御。何難辦賊。然臣區區猶抱隱憂

者則以進取與固守之局宜定也。進取必大舉疾決其費廣而暫則馮奉世之破隴西固守必扼要害興營田其費省而久則趙克國之困先零兩賢計定建議不伸不止當時必與駁議再三灼知其便非凡所見不難排盈庭之說收已成之命罷散已遣之將吏而一以聽之是之謂便宜是之謂不馭故能言無虛發動有成功未有征調窮海內安危在呼吸而可以真真決事者以臣愚慮擁十萬之兵拓地數千里全師獨克而無後患必得豪傑之將將素練之兵輸不匱之餉襍虜無旁撓反間有內應乃可大舉疾決談何容易若老成謀國則趙克國之散騎士留田二千

頃月省穀鹽芟藁巨萬計而先零自碎書生籌邊則范仲淹之城要害復廢堡廣營田通互市以足軍需撫熟羗使爲漢用養威持重專行淺攻之策而元昊請和似爲近實可行奴酋雖狡望奢而法嚴然所用爲謀主不過內地奸人盤詰嚴密奸闌出入者屏跡其狡計自屈况有地不能耕有民不能撫多疑而好殺我能固守彼自見瑕因而感之恢復不遠故願

廟議之蚤爲決計也至于本折支給預定酌處使民不困而軍有餘饒方爲得策頃議遼餉臣亦在列實見新餉支給全非國制關係重大不敢輕言國制邊軍月餉八斗今

至每月一兩八錢。幾再倍矣。而兵無八斗之實惠。至枵腹而譁。則不計處本色之過也。取之民者倍稱。則民生日感。給之軍無半菽。則士心日渙。以關門米價計之。措本色一分。即當折色三分之用矣。趙克國謂糴二百萬斛。穀羗不敢動。曹操田許下。杜預田宛葉。

計取本色最為要領

太祖方入金陵。即命康茂才為營田使。欲舉大事。先計本色。以銀充餉。起自近代。貴買不宿飽。輕賞易逃亡。至覺華右屯積穀。胡不給軍。乃以資寇。更不可解。不於此計。筭乘除。稽查出納。為軍民兩利之術。曰催科。曰搜括。事例舍此原無奇策。然天地生財。止有此數。制取巧取。皆出于民安。

發長思

剗酌遠事 莫出其右

有定額之外。歲加五百八十八萬。而可以為常者。尚缺額二百餘萬。更派則竭澤。別項終畫餅。如此景象。朝不及夕。何待有識。方知其危。堯之命舜。惟以四海困窮為大戒。願陛下急勅內外當事諸臣。勿狃熊廷弼三方布置為定本。熟計新添鎮戍。應存應罷。本折支給。孰省孰費。軍民何以兩利。戰守何以決策。要使權一而不分。以全力付當關將吏。而後可收全局。無待變生所忽。然後駭而圖之也。戰守計定矣。食足矣。必立文武軍民封拜世守之格。以開功名之路。分疆畫地。人自為守。能安集者。因而授之。復建州二衛已廢之爵。求南北關之裔。以地降者。封以地。以部落降

兩朝從信錄卷二十九
者封以官。奴以殺我以仁。奴兼并自利。我興滅繼絕。我但爵賞虛懸。彼自肘腋樹敵。卽日有釜無柯。終亦狼顧內疑。奴傾覆是懼。敢與大邦爲仇乎。

司寇公胸有萬卷。筆灑千言。文章經濟之富。擅絕今古。而於

國家兵刑禮樂。河漕錢穀。及于地方利病。人才消長。舉動得失。議論是非。無不留心籌別。有就正者。復不自恃。其才識臆決。意創必證。引往昔鑿然有據。使可信可行。可傳可久。而後已焉。如制禦諸條議。亦足見其一斑矣。乃孜孜好學。垂晚不倦。非見賓客。書不離手。尤喜與後進有志者談論。其鋒嶽嶽。而氣度又極溫舒。使人樂就。而不欲罷。真朝宁之禎幹。而宗里之楷模也。

兩朝從信錄卷二十九終

